

高峰原妙禅师语录

任毅飞注：（2019年5月26日）

高峰原妙禅师语录读来非常亲切，有其成长的自述，有公案的拈提，有做功夫的细枝末节，可谓透彻骨髓；特别是在于激励学人，发勇猛心，立决定志有着强烈的加持作用。诚意推荐一读。（文中重点内容已红色标出，可诵读，可抄录。）

另：原文个别字在现代文中缺失，现以原字图片补录

三世诸佛。历代祖师。留下一言半句。惟务众生超越三界。断生死流。故云为一大事因缘。出现于世。若论此一大事。如马前相扑。又如电光影里穿针相似。无你思量解会处。无你计较分别处。所以道。此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。是故世尊于灵山会上。临末梢头。将三百六十骨节。八万四千毛窍。尽底掀翻。虽有百万众围绕。承当者。惟迦叶一人而已。信知此事。决非草草。若要的实明证。须开特达怀。发丈夫志。将从前恶知恶解。奇言妙句。禅道佛法。尽平生眼里所见底。耳里所闻底。莫顾危亡得失。人我是非。到与不到。彻与不彻。发大忿怒。奋金刚利刃。如斩一握丝。一斩一切断。一断之后。更不相续。直得胸次中空劳劳地。虚豁豁地。荡荡然。无丝毫许滞碍。更无一法可当情。与初生无异。吃茶不知茶。吃饭不知饭。行不知行。坐不知坐。情识顿净。计较都忘。恰如个有气底死人相似。又如泥塑木雕底相似。到遮里蓦然脚蹉手跌。心华顿发。洞照十方。如杲日丽天。又如明镜当台。不越一念。顿成正觉。非惟明此一大事。从上若佛若祖。一切差别因缘。悉皆透顶透底。佛法世法。打成一片。腾腾任运。任运腾腾。洒洒落落。干干净净。做一个无为无事出格真道人也。恁么出世一番。方曰不负平生参学之志愿耳。若是此念

轻微。志不猛利。𦉳𦉳𦉳𦉳。𦉳𦉳𦉳𦉳。今日也恁么。

明日也恁么。设使三十年二十年用工。一如水浸石头相似。看看逗到腊月三十日。十个有五双。懔懔而去。致令晚学初机。不生敬慕。似遮般底汉。到高峰门下。打杀万万千千。有甚么罪过。今日我之一众。莫不皆是俊鹰快鹞[yào]。如龙若虎。举一明三。目机铢两。岂肯作遮般体态。兀兀度时。然虽如是。正恁么时。毕竟唤甚么作一大事。若也道得。与汝三十拄杖。若道不得。亦与三十拄杖。何故。（卓拄杖一下云）。高峰门下。赏罚分明。

兄弟家。十年二十年。以至一生。绝世忘缘。单明此事。不透脱者。病在于何。本分衲僧。试拈出看。莫是宿无灵骨么。莫是不遇明师么。莫是一暴十寒么。莫是根劣志微么。莫是汨没尘劳么。莫是沈空滞寂么。莫是杂毒入心么。莫是时节未至么。莫是不疑言句么。莫是未得谓得。未证谓证么。若论膏肓之疾。总不在遮里。既不在遮里。毕竟在甚么处。咄。三条椽下。七尺单前。

若论此事。如大火聚。烈^燄亘天。曾无少间。世间所有之物。悉皆投至。犹如片雪。点着便消。争容毫末。

若能恁么提持。克日之功。万不失一。倘不然者。纵经尘劫。徒受劳矣。

若论此一段奇特之事。人人本具。个个圆成。如握拳展掌。浑不犯纤毫之力。祇为心猿扰扰。意马喧喧。恣纵三毒无明。妄执人我等相。如水浇冰。愈加浓厚。障却自己灵光。决定无由得现。若是生铁铸就底汉。的实要明。亦非造次。直须发大志。立大愿。杀却心猿意马。断除妄想尘劳。如在急水滩头泊舟相似。不顾危亡得失。人我是非。忘寝忘餐。绝思绝虑。昼三夜三。心心相次。念念相续。割定脚头。咬定牙关。牢牢把定绳头。更不容丝毫走作。假使有人取你头。除你手足。剜你心肝。乃至命终。诚不可舍。到遮里方有少分做工夫气味。嗟乎。末法去圣时遥。多有一等泛泛之流。竟不信有悟门。但只向遮边穿凿。那边计较。直饶计较得成。穿凿得就。眼光落地时。还用得着也无。若用得着。世尊雪山六年。达磨少林九载。长庆坐破七个蒲团。香林四十年方成一片。赵州三十年不杂用心。何须讨许多生受吃。更有一等。成十年二十年用工。不曾有个入处者。只为他宿无灵骨。志不坚固。半信半疑。或起或倒。弄来弄去。世情转转纯熟。道念渐渐生疏。十二时中。难有一个时辰把捉得定。打成一片。似遮般底。直饶弄到

弥勒下生。也有甚么交涉。若是真正本色行脚高士。不肯胡乱。打头便要寻个作家。才闻举着一言半句。更不拟议。直下便恁么信得及。作得主。把得定。孤迥迥。峭巍巍。净裸裸。赤洒洒。更不问危亡得失。只恁么捱将去。蓦然绳断吃擗。绝后再苏。看他本地风光。何处更觅佛矣。又有一偈。举似大众。急水滩头泊小舟。切须牢把遮绳头。蓦然绳断难回避。直到通身血迸流。

生死事大。无常迅速。生不知来处。谓之生大。死不知去处。谓之死大。只遮生死一大事。乃是参禅学道之喉襟。成佛作祖之管辖。三世如来。恒沙诸佛。千变万化。出现世间。盖为此生死一大事之本源。西天四七。唐土二三。以至天下老和尚。出没卷舒。逆行顺化。亦为此一大事之本源。诸方禅衲。不惮劳苦。三十年二十年。拔草瞻风。磨褙擦裤。亦为此一大事之本源。汝等诸人。发心出家。发心行脚。发心来见高峰。昼三夜三。眉毛厮结。亦为此一大事之本源。四生六道。千劫万劫。改头换面。受苦受辛。亦是迷此一大事之本源。吾佛世尊。舍金轮王位。雪山六年苦行。夜半见明星悟道。亦是悟遮一大事之本源。达磨大师。入此土来。少林面壁九载。神光断臂。于觅心不可得处打失鼻孔。亦是悟遮一大事之本源。临济遭黄檗六十痛棒。向大愚肋下还拳。

亦是悟遮一大事之本源。灵云桃花。香严击竹。长庆卷帘。玄沙若要脱生死。须透祖师关。毕竟将甚么作关。唤作竹篋则触。不唤作竹篋则背。不得有语。不得无语。若向遮里着得一只眼。觑得破。转得身。通得气。无关不透。无法不通。头头示现。物物全彰。无边刹境。自他不隔于毫端。十世古今。始终不离于当念。所以水潦和尚见马大师。礼拜起。拟伸问问。被马祖拦胸一踏踏倒。起来呵呵大笑云。百千法门。无量妙义。总向一毫头上识得根源去。德山见龙潭。向吹灭纸烛处豁然大悟。次日遂将疏钞于法堂上爇云。穷诸玄辨。若一毫置于太虚。竭世枢机。似一滴投于巨壑。到遮里有甚么禅道可参。有甚么佛法可学。有甚么生死可脱。有甚么涅槃可证。腾腾任运。任运腾腾。腊月三十日到来。管取得大自在。去住自由。故云自从认得曹溪路。了知生死不相干。然虽如是。竖拂子云。且道遮个是生耶。是死耶。若也道得。便可向无佛处称尊。无法处说法。其或未然。山僧不惧羞惭。更与诸人露个消息。掷下拂子云。夜冷鱼潜空下钓。不如收卷过残年。

兄弟家。成十年二十年拨草瞻风。不见佛性。往往皆谓被昏沉掉举之所笼罩。殊不知只遮昏沉掉举四字。当体即是佛性。堪嗟迷人不了。妄自执法为病。以病攻

病。致使佛性愈求愈远。转急转迟。设使一个半个。回光返照。直下知非。廓然药病两忘。眼睛露出。洞明达磨单传。彻见本来佛性。若据西峰点检将来。犹是生死岸头事。若曰向上一路。须知更在青山外。

若论此事。正如逆水撑船。上得一篙。退去十篙。上得十篙。退去千篙。愈撑愈退。退之又退。直饶退到大洋海底。掇转船头。决欲又要向彼中撑上。若具遮般操志。即是到家消息。如人上山。各自努力。

若论此事。如万丈深潭中投一块石相似。透顶透底。了无丝毫间隔。诚能如是用工。如是无间。一七日中。若无倒断。妙上座永堕阿鼻地狱。

法门广无边。参禅第一义。若真师子儿。不入他群队。直下便翻身。诸兽皆回避。毗卢顶上行。生死海中戏。佛祖不知名。众魔争敢迎。奇哉此妙门。寂寞无人思。若有发初心。须具大根器。内外绝诸缘。屏心立坚志。譬如人架屋。先须实基址。基实屋无倾。志坚道成易。提个赵州无。截断有无意。竖起铁脊梁。急着眼睛觑。密密与绵绵。丝毫无间弃。譬如人倒悬。念念更无异。日夜苦思量。一心求脱离。不分东与西。寝食都忘

记。又如初生儿。呼唤浑不视。用工到那时。如人钻火燧。渐见黑黄烟。知火必在此。切莫顾危亡。更须加猛利。直待火星飞。通身是**才有丝毫念起。当急剉之。一断永断。莫令再续。若能如是用工。管取干戈永息。天下太平。**有志之士。思之遵之。夜后参前。递相警励。

此事的要克日成功。如善射者。仰箭射空。复以后箭。射前箭筈。筈筈承箭。箭箭中筈。首尾相资。上下贯串。住于空中。经久不堕。盖是精进之功。决非神力所致。凡学般若菩萨。亦复如是。汝等应当精进。如彼射空。正恁么时。莫有善射底么。以拂作弯弓势云。看箭。

参禅一着莫迟疑。念念如同救火时。烈焰^焰巨天浑不顾。翻身直造万重围。一朝火灭烟消后。鼻孔依前向下垂。

如人负重。过急流溪。行至中间。忽遇黑风暴雨。其水愈急。其水愈深。退亦不能。进亦不能。拟议之间。丧身失命。正恁么时。合作么生。参。

若论参禅之要。不可执蒲团为工夫。堕于昏沉散乱中。落在轻安寂静里。总皆不觉不知。非惟虚丧光阴。难消施主供养。一朝眼光落地之时。毕竟将何所靠。山僧昔年在众。除二时粥饭不曾上蒲团。只是从朝至暮。东行西行。步步不离。心心无间。如是经及三载。曾无一念懈怠心。一日蓦然踏着自家底。元来寸步不曾移。

若谓着实参禅。决须具足三要。第一要有大信根。明知此事。如靠一座须弥山。第二要有大愤志。如遇杀父冤仇。直欲便与一刀两段。第三要有大疑情。如暗他做了一件极事。正在欲露未露之时。十二时中。果能具此三要。管取克日成功。不怕瓮中走鳖。苟阙其一。譬如折足之鼎。终成废器。然虽如是。落在西峰坑子里。也不得不救。咄。

若论此事。无尊无卑。无老无少。无男无女。无利无钝。故我世尊。于正觉山前。腊月八夜。见明星悟道。乃言奇哉众生。具有如来智慧德相。又云。心佛及众生。是无差别。又云。是法平等。无有高下。既无差别。亦无高下。从上佛祖。古今知识。乃至天下老和尚。有契有证。有迟有速。有难有易。毕竟如何。譬如诸人在此。各各有个家业。蓦然一日圆光返照。思忆还原。或

有经年而到者。或有经月而到者。或有经日而到者。或有顷刻而到者。又有至死而不到者。盖离家有远近之殊。故到有迟速难易之别。然虽如是。中问有个汉子。无家业可归。无禅道可学。无生死可脱。无涅槃可证。终日腾腾任运。任运腾腾。若他点检得出。释迦弥勒。与你提瓶挈钵。亦不为分外。苟或不然。以拂子击禅床两下。喝两喝云。若到诸方。切忌错举。

此事譬如人家屋檐头一堆搗殊不知有一所无尽宝藏。蕴在其中。若也拾得。百劫千生。取之无尽。用之无竭。须知此藏不从外来。皆从你诸人一个信字上发生。若信得及。决不相误。若信不及。纵经尘劫。亦无是处。普请诸人便恁么信去。免教做个贫穷乞儿。且道此藏即今在甚处。良久云。不入虎穴。争得虎子。

万法归一一何归。只贵惺惺着意疑。疑到情忘心绝处。金乌夜半彻天飞。

若穷此事用工极际。正如空里栽花。水中捞月。直是无你下手处。无你用心处。往往才遇遮境界现前。十个有五双打退鼓。殊不知正是到家底消息。若是孟八郎汉。便就下手不得处。用心不及时。犹如关羽。百万军

中。不顾得丧。直取颜良。诚有如是操略。如是猛利。管取弹指收功。刹那成圣。若不然者。饶你参到弥勒下生。也只是个张上座。

有时热哄哄。有时冷冰冰。有时如牵驴入井。有时如顺水张帆。因此四魔更相残害。致使学人忘家失业。西峰今日略施一计。要与诸人扫踪灭迹。良久云。捷。

若论此事。如登万仞之山。一步一步将构至顶。惟有数步壁绝攀跻。到遮里须是个纯钢打就底。舍命拚身。左捱右捱。捱来捱去。以上为期。纵经千生万劫。万难千魔。此心此志。愈坚愈强。若是根本不实。泛泛之徒。何止望崖。管取闻风而退矣。

示直翁居士。终日共谈不二。未尝举着一字。复问此意如何。不免递相钝置。父母非我亲。谁是最亲者。盲龟跛鳖。灵利汉。向遮里荐得。便见无边刹境。自他不隔于毫端。十世古今。始终不离于当念。其或未然。不妨撇转机轮。便就盲龟跛鳖上着些精彩。起个疑情。疑来疑去。直教内外打成一片。终日无丝毫渗漏。鲠鲠于怀。如中毒药相似。又若金刚圈。栗棘蓬。决定要吞。

决定要透。但尽平生伎俩愤将去。自然有个悟处。假使今生吞透不下。眼光落地之时。纵在诸恶趣中。不惊不怖。无拘无绊。设遇阎家老子。诸大鬼王。亦皆拱手。何故。盖为有此般若不思議之威力也。然则有诸现业。毕竟般若力胜。如个金刚幢子。钻之不入。撼之不动。世人出于豪势门墙。亦复如是。一切官属吏卒。无不畏之。又若掷物墮地。重处先着。目即虽有成住坏空之相。如龙脱壳。如客旅居。其实本主无生无灭。无去无来。无增无减。无老无少。自无始劫来。至于今生。头出头没。千变万化。未尝移易丝毫许。堪嗟一等学人。往往多认遮个识神。不求正悟。不脱生死。置之莫论。今生既下此般若种子。才出头来。管取福慧两全。超今越古。裴相国。李驸马。韩文公。白乐天。苏东坡。张无尽。即此之类也。虽沉迷欲境。亦不曾用工。才参见善知识。一言之下。顿悟上乘。超越生死。虽在尘中。游戏三昧。不忘佛嘱。外护吾门。咸载祖灯。续佛慧命。此等若不是宿世栽培。焉得便恁么开花结子。福足慧足。是则固是。今日山僧却有个煅凡成圣底药头。不假栽培底种子。说则辞繁。略举一偈。欲明种子因。熟读上大人。若到可知礼。盲龟跛鳖亲。

示净修侍者。予假此来二十四年。常在病中求医服药。历尽万般艰苦。争知病在膏肓。无药可疗。后至双径。梦中服断桥和尚所授之丹。至第六日。不期触发仰山老和尚所中之毒。直得魂飞胆丧。绝后重苏。当时便觉四大轻安。如放下百二十斤一条担子相似。今将此丹授之于汝。汝欲服之。先将六情六识。四大五蕴。山河大地。万象森罗。总镕作一个疑团。顿在目前。不假一枪一旗。静悄悄地。便似个清平世界。如是行也只是个疑团。坐也只是个疑团。着衣吃饭也只是个疑团。屙屎放尿也只是个疑团。以至见闻觉知。总只是个疑团。疑来疑去。疑至省力处。便是得力处。不疑自疑。不举自举。从朝至暮。粘头缀尾。打成一片。无丝毫缝罅。撼亦不动。趁亦不去。昭昭灵灵。常现在前。如顺水流舟。全不犯手。只此便是得力底时节也。更须恁其正念。慎无二心。展转磨光。展转淘汰。穷玄尽奥。至极至微。向一毫头上安身。孤孤迥迥。卓卓巍巍。不动不摇。无来无去。一念不生。前后际断。从兹尘劳顿息。昏散剿除。行亦不知行。坐亦不知坐。寒亦不知寒。热亦不知热。吃茶不知茶。吃饭不知饭。终日呆蠢蠢地。却似个泥塑木雕底。故谓墙壁无殊。才有遮境界现前。即是到家之消息也。决定去他不远也。巴得构也。撮得着也。只待时刻而已。又却不得见恁么说。起一念精进心求之。

又却不得将心待之。又却不得要一念纵之。又却不得要一念弃之。直须坚凝正念。以悟为则。当此之际。有八万四千魔军。在汝六根门头伺候。所有一切奇异殊胜善恶应验之事。随汝心设。随汝心生。随汝心求。随汝心现。凡有所欲。无不遂之。汝若瞥起毫厘差别心。拟生纤尘妄想念。即便堕他圈缋。即便被他作主。即便听他指挥。便乃口说魔话。心行魔行。反诽他非。自誉真道。般若正因。从兹永泯。菩提种子。不复生芽。劫劫生生。常为伴侣。当知此诸魔境。皆从自心所起。自心所生。心若不起。争如之何。天台云。汝之伎俩有尽。我之不采无穷。诚哉是言也。但只要一切处放教冷冰冰地去。平妥妥地去。纯清绝点去。一念万年去。如个守尸鬼子。守来守去。疑团子欬然爆地一声。管取惊天动地。勉之勉之。

示信翁居士。大抵参禅。不分缁素。但只要一个决定信字。若能直下信得及。把得定。作得主。不被五欲所撼。如个铁橛子相似。管取克日成功。不怕瓮中走鳖。岂不见华严会上善财童子。历一百一十城。参五十三善知识。获无上果。亦不出遮一个信字。法华会上八岁龙女。直往南方无垢世界。献珠成佛。亦不出遮一个信字。涅槃会上广额屠儿。颺下屠刀。唱言我是千佛一数。亦

不出遮一个信字。昔有阿那律陀。因被佛诃。七日不睡。失去双目。大千世界。如观掌果。亦不出遮一个信字。复有一少比丘。戏一老比丘。与证果位。遂以皮毬打头四下。即获四果。亦不出遮一个信字。杨岐参慈明和尚。令充监寺。以至十载打失鼻孔。道播天下。亦不出遮一个信字。从上若佛若祖。超登彼岸。转大法轮。接物利生。莫不皆由此一个信字中流出。故云信是道元功德母。信是无上佛菩提。信能永断烦恼本。信能速证解脱门。昔有善星比丘。侍佛二十年。不离左右。盖谓无此一个信字。不成圣道。生陷泥犁。今日信翁居士。虽处富贵之中。能具如是决定之信。昨于壬午岁。登山求见。不纳而回。又于次年冬。拉直翁居士同访。始得入门。今又越一载。赍粮裹糝。特来相从。乞受毗尼。愿为弟子。故以连日诘其端由。的有笃信趣道之志。维摩经云。高原陆地。不生莲华。卑湿淤泥。乃生此华。正谓此也。山僧由是抚之。将个省力易修曾验底话头。两手分付。万法归一。一归何处。决能便恁么信去。便恁么疑去。须知疑以信为体。悟以疑为用。信有十分。疑有十分。疑得十分。悟得十分。譬如水涨船高。泥多佛大。西天此土。古今知识。发扬此段光明。莫不只是一个决疑而已。千疑万疑。只是一疑。决此疑者。更无余疑。既无余疑。即与释迦弥勒。净名庞老。不增不减。无二无别。

同一眼见。同一耳闻。同一受用。同一出没。天堂地狱。任意逍遥。虎穴魔宫。纵横无碍。腾腾任运。任运腾腾。故涅槃经云。生灭灭已。寂灭为乐。须知此乐。非妄念迁注。情识之乐。乃是真净无为之乐耳。夫子云。夕死可矣。颜回不改其乐。曾点舞咏而归。咸佩此无生真空之乐也。苟或不疑不信。饶你坐到弥勒下生。也只做得个依草附木之精灵。魂不散底死汉。教中言二乘小果。虽入八万劫大定。不信此事。去圣逾遥。常被佛诃。直欲发大信。起大疑。疑来疑去。一念万年。万年一念。的的要见遮一着子下落。如与人结了生死冤仇相似。心愤愤地。即欲便与一刀两段。纵于造次颠沛之际。皆是猛利着鞭之时节。若到不疑自疑。寤寐无失。有眼如盲。有耳如聋。不堕见闻窠臼。犹是能所未忘。偷心未息。切宜精进中倍加精进。直教行不知行。坐不知坐。东西不辨。南北不分。不见有一法可当情。如个无孔铁锤相似。能疑所疑。内心外境。双亡双泯。无无亦无。到遮里举足下足处。切忌踏翻大海。踢倒须弥。折旋俯仰时。照顾触瞎达磨眼睛。磕破释迦鼻孔。其或未然。更与添个注脚。僧问赵州。万法归一。一归何处。州云。我在青州作一领布衫重七斤。师云。大小赵州。拖泥带水。非特不能为遮僧斩断疑情。亦乃赚天下衲僧死在葛藤窠里。西峰则不然。今日忽有人问万法归一一归何处。只

向他道。狗舐热油铛。信翁信翁。若向遮里担荷得去。
只遮一个信字。也是眼中着屑。

示理通上人。大抵学人。打头不遇本分作家。十年二十年。遮边那边。或参或学。或传或记。残羹馊饭。恶知恶觉。尖尖满满。筑一肚皮。正如个臭糟瓶相似。若遇个有鼻孔底闻着。未免恶心呕吐。到遮里设要知非悔过。别立生涯。直须尽底倾出。三回四回洗。七番八番泡。去教干干净净。无一点气息。般若灵丹。方堪趣向。若是匆匆草草。打屏不干。纵盛上品醍醐。亦未免变作一瓶恶水。且道利害在甚么处。咄。毒气深入。

答直翁居士书。来书置问。皆是辩论学人用工上疑惑处。当为决之。俾晚学初机。趣向无滞。问平常心是道。无心是道。此平常心无心之语。成却多小人。误却多少人。往往不知泥中有刺。笑里有刀者。何啻有掉棒打月。接竹点天。古人答一言半句。如挥吹毛利刃。直欲便要断人命根。若是个皮下有血底。直下承当。更无拟议。若撞着个不知痛痒底。从饶髑髅遍地。也干没星子事。又如石中藏玉。识者知有连城之璧。不识者只作一块顽石视之。大抵要见古人立地处。不可向语句上着到。且道既不在语句上。毕竟在甚处着到。若向遮里荐

得。便知此事不假修治。如身使臂。如臂使拳。极是成
现。极是省力。但信得及便是。何待瞠眉竖目。做模打
样看个一字。倘或不然。古云。莫道无心云是道。无心
犹隔一重关。何止一重。更须知有百千万重在。苟不发
愤志。精进下一段死工夫。岂于木石之有异乎。凡做工
夫到极则处。必须自然入于无心三昧。却与前之无心天
地相越。达磨云。心如墙壁。夫子三月忘味。颜回终日
如愚。贾岛取舍推敲。此等即是无心之类也。到遮里能
举所举。能疑所疑。双忘双泯。无无亦无。香严闻声。
灵云见色。玄沙到遮里设有毫厘待悟心生。纤尘精进念
起。即是偷心未息。能所未忘。此之一病。悉是障道之
端也。若要契悟真空。亲到古人地位。必须真正至于无
心三昧始得。然此无心。汝譬颇明。吾复以偈证之。不
得遮个。争得那个。既得那个。忘却遮个。然虽如是。
更须知道遮个那个。总是假个。咄。阳燄空华。

通仰山雪岩和尚疑嗣书。昔年败缺。亲曾剖露师前。
今日重疑。不免从头拈出。某十五岁出家。十六为僧。
十八习天台教。二十更衣入净慈。立三年死限学禅。遂
请益断桥和尚。令参生从何来。死从何去。于是意分两
路。心不归一。又不曾得断桥和尚说做工夫处分晓。看

看担阁一年有余。每日只如个迷路者相似。那时因被三年限逼。正在烦恼中。忽见台州净兄。说雪岩和尚。常问你做工夫。何不去一转。于是欣然怀香。诣北涧塔头请益。方问讯插香。被一顿痛拳打出。即关却门。一路垂泪。回至僧堂。次日粥罢。复上。始得亲近。即问已前做处。某一一供吐。当下便蒙剷除日前所积之病。却令看个无字。从头开发做工夫一遍。如暗得灯。如悬得救。自此方解用工处。又令日日上来一转。要见用工次第。如人行路。日日要见工程。不可今日也恁么。明日也恁么。每日才见入来。便问今日工夫如何。因见说得有绪。后竟不问做处。一入门便问。阿谁与你拖遮死尸来。声未绝。便以痛拳打出。每日但只恁么问。恁么打。正被逼拶有些涯际。值老和尚赴南明请。临行嘱云。我去入院了。却令人来取你。后竟绝消息。即与常州泽兄结伴同往。至俗亲处整顿行装。不期俗亲念某等年幼。又不曾涉途。行李度牒。总被收却。时二月初。诸方挂搭。皆不可讨。不免挑包上径山。二月半归堂。忽于次月十六夜梦中。忽忆断桥和尚室中所举万法归一一归何处话。自此疑情顿发。打成一片。直得东西不辨。寢食俱忘。至第六日辰巳间。在廊下行。见众僧堂内出。不觉辊于队中。至三塔阁上讽经。抬头忽睹五祖演和尚真赞。末后两句云。百年三万六千朝。返覆元来是遮汉。

日前被老和尚所问拖死尸句子。蓦然打破。直得魂飞胆丧。绝后再苏。何啻如放下百二十斤担子。乃是辛酉三月廿二少林忌日也。其年恰廿四岁。满三年限。便欲造南明求决。那堪逼夏。诸乡人亦不容。直至解夏。方到南明。纳一场败缺。室中虽则累蒙锻炼。明得公案。亦不受人瞒。及乎开口。心下又觉得浑了。于日用中。尚不得自由。如欠人债相似。正欲在彼终身侍奉。不料同行泽兄有他山之行。遽违座下。至乙丑年。老和尚在道场作挂牌时。又得依附。随侍赴天宁。中间因被诘问。日间浩浩时还作得主么。答云。作得主。又问睡梦中作得主么。答云。作得主。又问正睡着时。无梦无想。无见无闻。主在甚么处。到遮里直得无言可对。无理可伸。和尚却嘱云。从今日去。也不要你学佛学法。也不要你穷古穷今。但只饥来吃饭。困来打眠。才眠觉来。却抖擞精神。我遮一觉。主人公毕竟在甚处安身立命。虽信得及。遵守此语。奈资质迟钝。转见难明。遂有龙须之行。即自誓云。经及五年。一日寓庵宿睡觉。正疑此事。忽同宿道友推枕头堕地作声。蓦然打破疑团。如在罗网中跳出。追忆日前佛祖所疑誦讹公案。古今差别因缘。恰如泗州见大圣。远客还故乡。元来只是旧时人。不改旧时行履处。自此安邦定国。天下太平。一念无为。十方坐断。如上所供。并是诣实。伏望尊慈。特垂详览。

室中垂语大彻底人。本脱生死。因甚命根不断 佛
祖公案。只是一个道理。因甚有明与不明 大修行人。
当遵佛行。因甚不守毗尼 杲日当空。无所不照。因甚
被片云遮却 人人有个影子。寸步不离。因甚踏不着 尽
大地是个火坑。得何三昧。不被烧却。

普说。寻常教人做工夫。看个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公
案。看时须是发大疑情。世间一切万法。总归一法。一
毕竟归在何处。向行住坐卧处。着衣吃饭处。屙屎放尿
处。抖擞精神。急下手脚。但恁么疑。毕竟一归何处。
决定要讨个分晓。不可抛在无事甲里。不可胡思乱想。
须要绵绵密密。打成一片。直教如大病一般。吃饭不知
饭味。吃茶不知茶味。如痴如呆。东西不辨。南北不分。
工夫做到遮里。管取心华发明。悟彻本来面目。生死路
头。不言可知。须要世间情念放教轻微。道念自然浓厚。
古人云。生处要熟。熟处要生。闲时不要看经消遣。工
夫不得成一片。只要起身行道。急着精神。讨个一归何
处着落。自然不用看经。公案便是一卷不断头经。昼夜
常转。何须又要头上安头。若作恁么工夫。天龙自然护
持。何须祈祷。但要绝世缘。省言语。古人道。二十年

不开口说话。向后佛也奈何你不得。生死事大。无常迅速。如人上山。各自努力。勉之。偈曰。

红尘堆里学山居 寂灭身心道有余
但得胸中憎爱尽 不参禅亦是工夫

(卍新纂续藏经第 70 册 No. 1400 高峰原妙禅师语录)

高峰原妙（1238～1295），南宋临济宗杨岐派破庵派僧，苏州吴江人；俗姓徐，字高峰。十五岁出家，十七岁受具足戒，十八岁修学天台教义。咸淳二年（1266），隐龙须寺，后再迁武康双髻寺。元世祖至元十六年（1279），登杭州天目西峰入张公洞，闭死关，不越户达十五年之久，后学徒云集，参请不绝，僧俗随其受戒者数万人，谥号“普明广济禅师”，门下有中峰明本、断崖了义、大觉祖雍、空中以假等人，世称高峰和尚，有《高峰妙禅师语录》一卷、《高峰和尚禅要》一卷行世。



微信公众号: MATRIX_2014